

東海圖書館藏《原富》板本概述

陳惠美*、謝鶯興**

一、前言

東海藏本《斯密亞丹原富》，為英國斯密亞丹撰，清朝嚴復譯著本。是書扉葉題「斯密亞丹原富」，但嚴復〈發凡〉、各部〈目錄〉及各部卷首之首葉第一行皆題「原富部○」，吳汝綸〈序〉云：「嚴子既譯亞丹氏所著計學書，名之曰《原富》」¹，嚴復〈譯事例言〉云：「然則何不徑稱計學，而名原富，曰從斯密氏之所自名也」，又說：「原富者，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，貧富之因果，著國財所由出云爾。故原富者，計學之書，而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」²，知命名為「原富」，係嚴復之意，是「從斯密氏之所自名」，主要是「察究財利之性情，貧富之因果，著國財所由出」。

該書的譯著與出版，據《嚴復年譜》記載，至遲於 1898 年(清光緒二十四年)3 月已譯「《計學》(《原富》)一冊，寄吳汝綸商榷」³，1901 年(清光緒二十七年)9 月間，張元濟、鄭孝樞撰「中西編年及地名人物義諸表」，嚴復撰〈斯密亞丹傳〉和〈譯事例言〉⁴，同年 12 月 13 日，吳汝綸〈原富序〉脫稿⁵，1902 年(清光緒二十八年)11 月，「《原富》全書(只五篇)由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齊全。前有吳序、斯密亞丹傳、譯事例言、中西年表。」⁶

最近陸續核對東海藏普通本線裝書，處理到此書時，瀏覽該書的〈序〉、〈譯事例言〉、〈發凡〉等，約略瞭解其內容，進一步著錄其板式行款時，發現牌記題：「光緒二十七年南洋公學譯書院弟(第)一次印行」，書末板權葉卻題：「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學譯書院第一次全書出版 書經存案翻刻必究」，兩者間的差異，頗值得進一步探究。

*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

**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

¹ 見東海本清光緒二十七年(1901)吳汝綸〈序〉。

² 見東海本清光緒(1901)嚴復〈譯事例言〉。

³ 見「1898 年(清光緒二十四年)3 月上旬」條，頁 104，孫應祥撰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。

⁴ 同上，見「1901 年(清光緒二十四年)9 月間」條，頁 167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。

⁵ 同上，見「1901 年(清光緒二十四年)12 月 13 日」條，頁 168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。

⁶ 同上，見「1902 年(清光緒二十四年)11 月」條，頁 192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。

二、東海典藏《原富》之板本

經由東海圖書館「館藏查詢」，以「原富」為名者，有：1.清光緒二十八年(1902)南洋公學譯書院刊之線裝書(簡稱「東海本」)，2.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八年(1902)南洋公學譯書院之縮印本(簡稱「續修本」)，3.民國二十年(1931)上海商務印書館《嚴譯名著叢刊》及民國五十四年台灣商務印書館《萬有文庫薈要》的鉛印重排本，4.民國八十七年(1998)辜公亮文教基金會《嚴復合集》⁷。

至於其它或同書名，或以它名(原名)出版者，如：1.周憲文、張漢裕分譯上、下兩冊的《國富論》⁸；2.郭大力、王亞南譯《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》⁹；陳星譯《國富論》¹⁰；焦亮編譯《左手國富論右手道德情操論》¹¹等書，因譯者已有不同，故不討論。

三、嚴復事蹟與近人對他的研究概述

嚴復，生於清咸豐三年(1854)，卒於民國十年(1921)¹²，事蹟見《清史稿·文苑傳三·林紓》後，云：

嚴復，初名宗光，字又陵，一字幾道，侯官人。早慧，嗜為文。閩督沈葆楨初創船政，招試英俊，儲海軍將才，得復文，奇之，用冠其曹，則年十四也。既卒業，從軍艦練習，周歷南洋、黃海。日本窺臺灣，葆楨奉命籌防，挈之東渡調敵，勘測各海口。光緒二年，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礮臺建築諸學，每試輒最。侍郎郭嵩燾使英，賞其才，時引與論析中西學術同異。學成歸，北洋大臣李鴻章方大治海軍，以復總學堂。二十四年，詔求人才，復被薦，召對稱旨。論繕

⁷ 是書屬「專案借書」被外借，未能確定是複製或重排本。

⁸ 扉葉題「國富論--原稱：關於國富(諸國民之富)的性質及原因之研究」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4年。

⁹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9年。按，該書<改訂譯本序言>云：「到1931年，我和郭大力同志，又把它重譯成中文出版，改題為《國富論》，……此次校訂時，將譯名由《國富論》改按原著全稱譯為《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》」，見頁8。

¹⁰ 書名下題「縮譯全彩插圖本」，西安：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6年。

¹¹ 作者在<序言>說：「1968年(按此處的年代有誤，不應是在1968年著手著述，卻又在1776年完成，時間顛倒。應是1768年，周憲文《國富論·譯序》云：「在Smith生前，《國富論》出版過五次，初版於1776年，二版於1778年，三版於1784年，四版於1786年，五版於1789年」)，亞當·斯密開始著手著述《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》(簡稱《國富論》)」內葉書名下題「『利己』的奠基之作」，北京：中央編譯出版社，2009年。

¹² 引孫應祥《嚴復年譜》說法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。

所擬萬言書以進，未及用，而政局猝變。越二年，避拳亂南歸。

是時人士漸傾向西人學說，復以為自由、平等、權利諸說，由之未嘗無利，脫靡所折衷，則流蕩放佚，害且不可勝言，常於廣眾中陳之。復久以海軍積勞敘副將，盡棄去，入貲為同知，累保道員。宣統元年，海軍部立，特授協都統，尋賜文科進士，充學部名詞館總纂。以碩學通儒徵為資政院議員。三年，授海軍一等參謀官。復殫心著述，於學無所不窺，舉中外治術學理，靡不究極原委，抉其失得，證明而會通之。精歐西文字，所譯書以瓊辭達奧旨。……凡復所譯者，獨得精微皆類此。

世謂紓以中文溝通西文，復以西文溝通中文，並稱「林嚴」。辛酉秋，卒，年六十有九。著有《文集》及譯《天演論》、《原富》、《群學肄言》、《穆勒名學》、《法意》、《群己權界論》、《社會通詮》等。¹³

從傳記的記載，可以瞭解嚴復對於西學翻譯的用心：「靡不究極原委，抉其失得，證明而會通之」，故有人認為「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，嚴復無疑是一位偉大的宗師。他在清末譯介了十九世紀西洋的重要名著，開啓了那個時代國人對西學、尤其是西洋倫理、民主與科學思潮的基本認識，對民國以後中西社會文化的變遷和發展，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。」¹⁴

近人對於嚴復的論述也頗富，出版成書者，東海典藏即近 50 種，例如傳記部份，有：王栻撰《嚴復傳》¹⁵，孫應祥撰《嚴復年譜》¹⁶，皮后鋒撰《嚴復評傳》¹⁷，郭正昭撰《中國歷代思想家·嚴復》¹⁸等等；研究部份，有：蘇中立、涂光久主編《百年嚴復·嚴復研究資料精選》¹⁹，李承貴撰《中西文化之會通·嚴復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思想研究》²⁰，賴建誠撰《亞當史密斯與嚴

¹³ 見頁 13447~13449，趙爾巽等撰，《清史稿》卷 486，列傳 273<文苑三>「林紓」附，北京中華書局，1996 年 5 月湖北第 5 次印刷。

¹⁴ 引郭正昭《嚴復》之<引言>語，頁 211，見中華文化總會、王壽南主編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 年。

¹⁵ 上海：人民出版社，1957 年。

¹⁶ 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。

¹⁷ 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6 年。另有同書名之作，如：楊正典撰《嚴復評傳》，上海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7 年。歐陽哲生撰《嚴復評傳》，南昌：百花洲文藝社，1996 年。

¹⁸ 中華文化總會、王壽南主編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 年。

¹⁹ 福州：福州人民出版社，2011 年。

²⁰ 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7 年。

復·國富論與中國》²¹，趙海波撰《國富論導讀》²²等等。遑論單篇論文者，值得我們進行研究資料匯編。

四、東海本與續修本的著錄

東海藏《原富》二種，都有板權葉，皆題「光緒二十八年(1902)十月南洋公學譯書院第一次全書出版 書經存案翻刻必究」等字，應是相同的板本，但詳細比對後，二本是有差異，茲先著錄二書的板式行款於下：

(一)東海藏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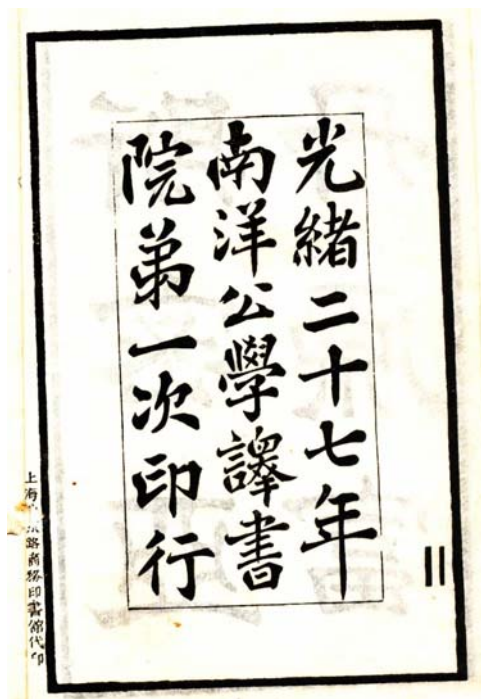
《(斯密亞丹)原富》(甲部二卷、乙部一卷、丙部一卷、丁部二卷、戊部二卷)八卷附<中西年表>七冊，英國斯密亞丹撰，清嚴復譯，清光緒二十八年(1902)南洋公學譯書院活字本，B15.31/(q3)6628(移置善本書櫃)

附：清光緒辛丑(二十七年，1901)吳汝綸<序>、<斯密亞丹傳>、清光緒二十七年(1901)嚴復<譯事例言>、<發凡>、<中西年表>、<原富部甲目錄>、<原富部乙目錄>、<原富部丙目錄>、<原富部丁目錄>、<原富部戊目錄>。

藏印：「不弱藏書」橢圓硃印。

板式：粗黑口，單魚尾，四邊單欄，無界欄。半葉十五行，行三十二字；小字雙行，行三十二字。板框 12.4×18.4 公分。魚尾下題書名、各部名(如「原富部甲上」)及葉碼，板心下方雙行題「南洋公學譯書院印」。

各卷之首行上題書名與各部名(如「原富部甲上」)，次行下題「英倫斯密亞丹原本」，三行下題「侯官嚴復幾道翻譯」，四行上題各篇次序(如「篇一」)，五行上題各篇名(如「論分功之效」)。



²¹ 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09 年。

²² 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9 年。

扉葉題「斯密亞丹原富」，後半葉牌記題「光緒二十七年南洋公學譯書院第一次印行」，牌記左側框外題「上海□京路商務印書館代印」。

部戊下末版權頁題「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學譯書院第一次全書出版 書經存案翻刻必究」。

按：1.吳汝綸<序>云：「嚴子既譯亞丹氏所著計學書，名之曰《原富》，俾汝綸序之。亞丹氏是書，歐美傳習已久，吾國未之前聞，嚴子之譯不可以已也。」

2.<譯事例言>云：「然則何不徑稱計學，而名原富，曰從斯密氏之所自名也，且其書體例，亦與後人所撰計學稍有不同：達用多於明體一也，匡謬急於講學二也。……云原富者，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，貧富之因果，著國財所由出云爾。故原富者，計學之書，而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。」又云：「原富本文，排本已多，此譯所用，乃鄂斯福國學頒行新本，羅哲斯所斟酌者。羅亦計學家，著英倫麥價考，號翔瞻，多發前人所未發者。其於是書多所注釋匡訂。今錄其善者附譯之，以爲後案。不佞亦雜取他家之說，參合已見，以相發明，溫故知新，取與好學深思者，備揚榷討論之資云爾。」又云：「此譯所附中西編年及地名人名物義諸表，則張菊生比部、鄭稚辛孝廉於編訂之餘，列爲數種，以便學者考訂者也。」

3.原富部甲上篇一之葉一嚴復案語云：「案，斯密氏成書於乾隆四十年(1775)，去今百餘歲矣，故其所言多與西國今日之情形異。」

(二)續修四庫全書本

「續修四庫全書本」據是書記載，係「影印華東師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八年(1902)南洋公學譯書院鉛印本」，著錄如下：

《(斯密亞丹)原富》(甲部二卷、乙部一卷、丙部一卷、丁部二卷、戊部二卷)八卷附<中西年表>七冊，英國斯密亞丹撰，清嚴復譯，續修四庫全書本，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八年(1902)南洋公學譯書院鉛印本，MA082.1/2426 v.1297

附：清光緒辛丑(二十七年，1901)吳汝綸<序>、<斯密亞丹傳>、清光緒二十七年(1901)嚴復<譯事例言>、<中西年表>、<發凡>、<原富部甲目錄>、<原富部乙目錄>、<原富部丙目錄>、<原富部丁目錄>、<原富部戊目錄>。

藏印：無。

板式：粗黑口，單魚尾，四邊雙欄。半葉十二行，行三十二字。板框(扉葉註「原書版框高 184 毫米寬 246 毫米」)。魚尾下題書名、各部名(如「原富部甲上」)及葉碼，板心下方雙行題「南洋公學譯書院印」。

各卷之首行上題書名與各部名(如「原富部甲上」)，次行下題「英倫斯密亞丹原本」，三行下題「侯官嚴復幾道翻譯」，四行上題各篇次序(如「篇一」)，五行上題各篇名(如「論分功之效」)。

扉葉題「斯密亞丹原富」，部戊下末版權頁題「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學譯書院第一次全書出版 書經存案翻刻必究」。

(三)著錄顯現的訊息

從上述的著錄，我們可以知道，嚴復所認知的《原富》，是「成書於乾隆四十年(1775)」，這種說法與近人所言「1776 年初版」²³的記載有異。

同時，「東海本」的〈發凡〉是置於〈中西年表〉之前，而「續修本」則剛好互位置。

書中所附的〈中西年表〉，嚴復說是「張菊生(元濟)比部、鄭稚辛(孝樞)孝廉於編訂之餘，列為數種，以便學者考訂者」。在兩種「光緒二十八年刊本」中，皆未見到「地名人物義諸表」。而民國二十年(1931)上海商務印書館《嚴譯名著叢刊》與台灣商務印書館《萬有文庫薈要》兩種鉛印重排本，在「部戊篇三」之末，附〈原富譯名表〉，共 80 頁。這個「表」的出現，商務印書館編譯所〈嚴譯名著叢刊例言〉說：

一嚴幾道先生所譯各書，向由本館出版，久已風行海內，茲特重加排印，彙成一套。……

二本叢刊共分八種，乃輯合嚴先生所翻譯之著作而成，……

三嚴先生之譯名，為力求典雅故，多為讀者所不能明瞭，且與近日流行之譯名不盡同，本叢刊在每冊之末，均附有譯名對照表，一面將原文列出，一面將近日流行之名詞，附列於後，使讀者易於明瞭。

四凡書中所引之人名地名，均分別註明，以便讀者易於查考。

²³ 如賴建誠《亞當·斯密與嚴復--國富論與中國》，〈綜觀概述〉頁 1，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09 年。周憲文《國富論》〈譯序〉頁 8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4 年。焦亮《左手國富論右手道德情操論》〈序言〉頁 2，北京：中央編譯出版社，2009 年。郭大力、王亞南譯《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》〈改訂譯本序言〉頁 1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9 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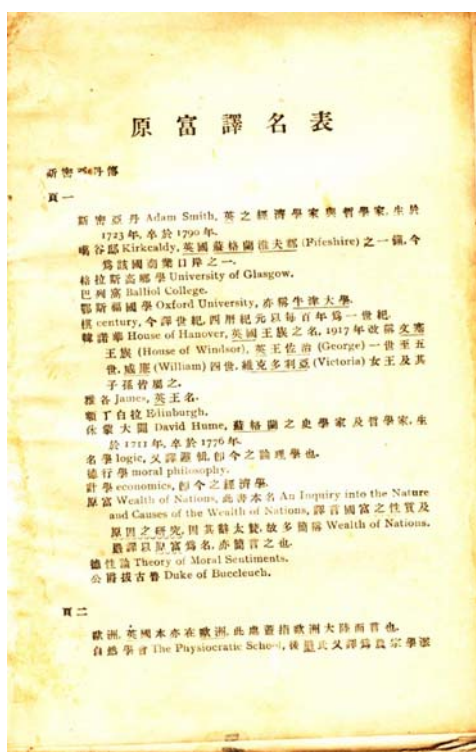
五書中各名詞之用音譯者，則將其原文引出，以便讀者知其音譯之本字為何。

可知「商務重排本」之編譯者，是鑒於嚴復的譯名「與近日流行之譯名不盡同」，因而附上「譯名對照表」。這種的〈原富譯名表〉與「地名人名物義諸表」是否相同？賴建誠〈《原富》的翻譯和案語〉提出：

其中的〈中西年表〉，附在首冊的〈譯事例言〉之後；而〈地名人名物義諸表〉，在商務印書館人文庫版中未見到，反而是在下冊卷末另附〈原富譯名表〉80頁，注明今譯名詞以相對照，大概是商務版的編輯為了方便讀者才另外編成的。²⁴

賴氏提出是「編輯為了方便讀者才另外編成的」說法，與〈嚴譯名著叢刊例言〉說：「一面將原文列出，一面將近日流行之名詞，附列於後」、「各名詞之用音譯者，則將其原文引出，以便讀者知其音譯之本字」，如頁13載「頁七四 奴約郡 New York，今譯紐約」、「頁八一 洛集克 logics，即論理學」，是相符合的。

按，嚴復與張元濟原本就有連繫的，如1899年〈與張元濟書(四)〉云：「弟暇時獨以譯書遣日，斯密《原富》已及半部，然已八九冊，殆不下二十萬餘言也。」²⁵譯《原富》階段即已告知張元濟，同年的「10月12日至13日(九月初八日至初九日)連接張元濟兩函，擬以兩千兩銀商購所譯《原富》譯稿」²⁶，顯現張元濟獲知後即提出購買版權的意願。²⁷



²⁴ 見頁62，收賴建誠撰《亞當史密斯與嚴復·國富論與中國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。

²⁵ 見「1899年(清光緒二十五年)8月8日」條頁139，收孫應祥《嚴復年譜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。

²⁶ 見「1899年(清光緒二十五年)10月12日」條頁141，收孫應祥《嚴復年譜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。

²⁷ 傅國湧〈「昌明教育平生願，故向書林努力來」--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〉說：「張元濟初入商務，懷抱的正是『開通民智，教育救國』的志願，自晚清以來的半個多世紀，

然而張元濟亦曾致書嚴復，「建議《原富》譯稿中音譯之作『作一備檢，方便來學。』」²⁸這種為譯稿編製「備檢」(索引)的建議，嚴復回覆「全書翻音不譯義之字，須依來教，作一備檢，方便來學。」²⁹或許也是他在〈譯事例言〉中所提：「張菊生(元濟)比部、鄭稚辛(孝樞)孝廉於編訂之餘，列為數種，以便學者考訂者」的由來。

至於「商務本」何以有〈原富譯名表〉的編著，應和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的關係有關。張元濟從 1901 年起，即已成為進入商務印書館股東；1902 年介入商務，把畢生的心血都注入這個的事業；1903 年應夏瑞芳之邀正式進入商務開展他的志願。³⁰身為主要成員之一的張元濟，曾建議「作一備檢」，亦曾編過「中西編年及地名人名物義諸表」，但「南洋公學譯書院」本未見的情況之下，故「商務重排本」之編譯者，特依張元濟之說加以整理而成，依〈原富譯名表〉與「地名人名物義諸表」若干符合來看，即使非完全相同，至少也是依張元濟的意見而成的。

五、板本的差異

從「東海本」與「續修本」的著錄與「著錄顯現的訊息」的敘述，佐以「東海本」牌記左側框外題「上海□京路商務印書館代印」等字，即使二書從扉葉與板權葉、及吳汝綸〈序〉等篇，乍看之下是相同的，實際上仍可發現這兩種板本是有異同的，亦即並非同一板本，分別敘述如下：

1. 貌似相同，實則不同板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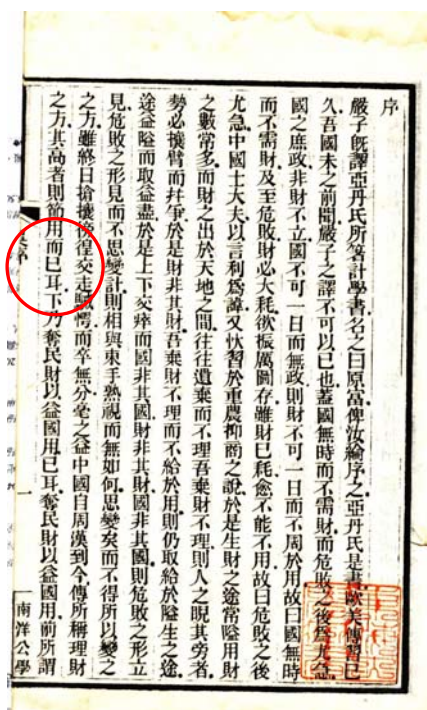
書中之吳汝綸〈序〉、〈斯密亞丹傳〉、嚴復〈譯事例言〉、〈中西年表〉等四篇，都是四邊雙欄，半葉十二行，行三十二字。亦即此一部份是相同的，若僅翻閱這幾部份，很容易就斷定是同一板本。但仔細比對後，二書在字體的筆劃方面是明顯有異，如末行的「已」字，「東海本」作「巳」。

商務在他們的努力下，本著昌明教育，普及文化的宗旨，愣是在動蕩的亂世夾縫中創造了一個出版史上的奇迹，嚴復翻譯的學術名著，……在建構中國人的知識和精神世界的過程，所起的作用都是難以估量的。」(見頁 87，《人物》2010 年第 2 期)對照〈嚴譯名著叢刊例言〉所說：「嚴幾道先生所譯各書，向由本館出版」，可知兩人的交往及張元濟對嚴復譯著的重視。

²⁸ 見「1900 年(清光緒二十六年)2 月 15 日」條頁 144，收孫應祥《嚴復年譜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。

²⁹ 見「1900 年(清光緒二十六年)3 月 2 日」條頁 144，收孫應祥《嚴復年譜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。

³⁰ 引傅國湧〈「昌明教育平生願，故向書林努力來」--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〉頁 86~87，《人物》2010 年第 2 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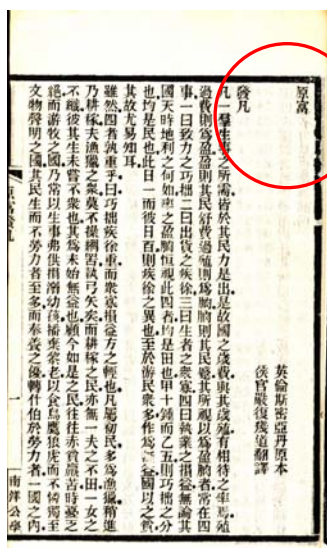
東海藏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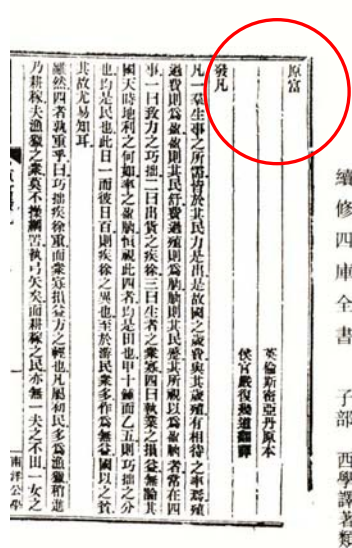
續修本

2. 完全不同之處

「東海本」與「續修本」最大的差異，主要在於：A.「東海本」無界欄，而「續修本」則有界欄，如東海本<發凡>及自<原富部甲目錄>起，皆無界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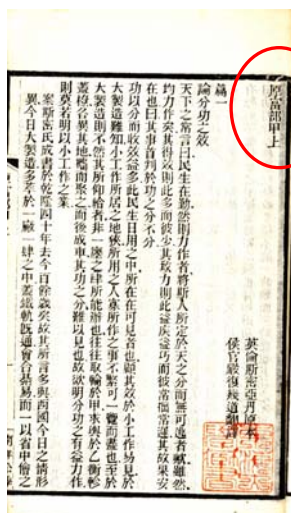


東海藏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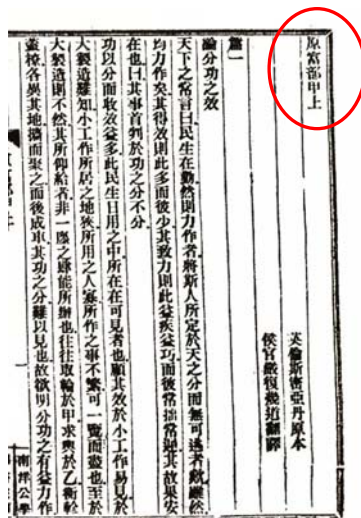


續修本

B.「東海本」<發凡>及自<原富部甲目錄>起，皆為四邊單欄，「續修本」則為四邊雙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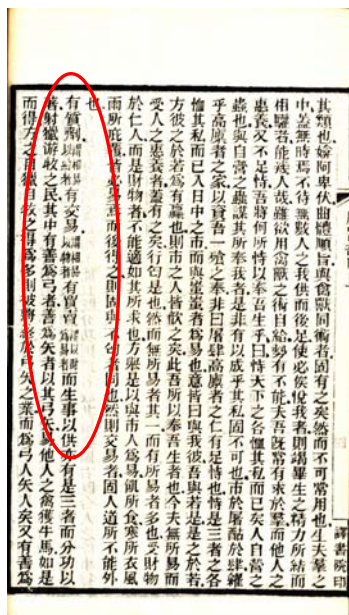


東海藏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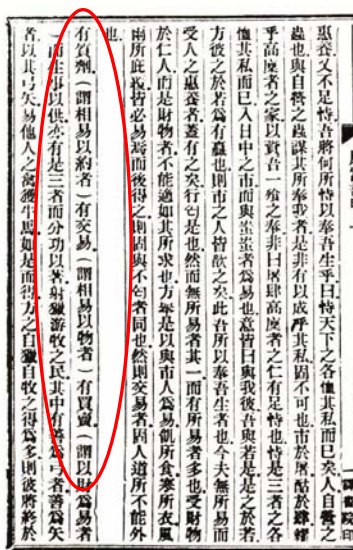


續修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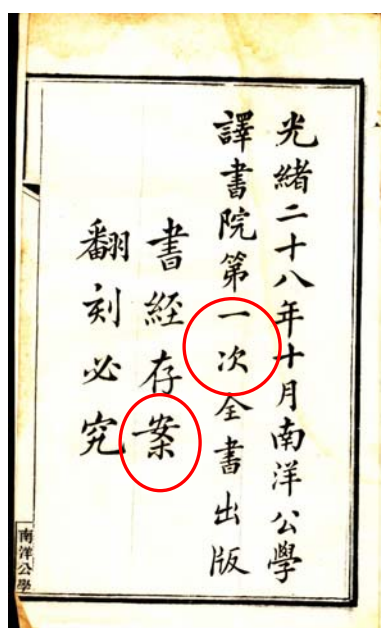
C.「東海本」為半葉十五行，行三十二字，有雙行小字，行三十二字；「續修本」則為半葉十二行，行三十二字，無雙行小字，應為雙行小字之處則上下以括弧「()」標示，如「東海本」部甲上葉四下半葉「有交易有質劑謂相易者有交易謂相易者」作「有質劑(謂相易以約者)有交易(謂相易以物者)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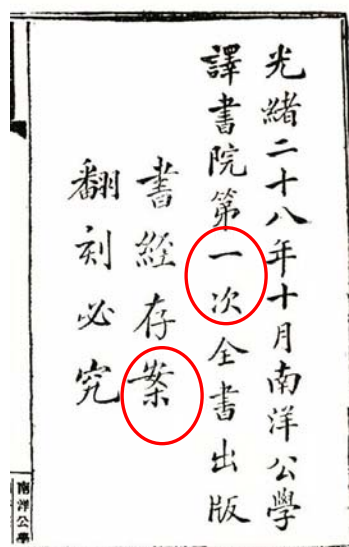
東海藏本



續修本



東海藏本



續修本

除了上述所說三點不同之外，其實「東海本」前有牌記，是「續修本」所無；二本雖都有扉葉及板權葉，但字體仍有差異，如「亞」、「光緒二十八年」等；再再顯示兩者是不同的板本。



東海藏本



續修本

六、小結--兼記它館著錄的板本

歐陽哲學〈嚴復先生學術年表〉「1897 年」條載：「開始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·斯密《原富》」，「1898 年」條載「譯亞當·斯密《原富》(未完)，寄吳汝綸商榷」，「1899 年」條載「續譯《原富》，寄請吳汝綸審定」，「1900 年」條載「譯《原富》完」，「1901 年」條載「致書吳汝綸，請其為《原富》作序，撰《原富》〈譯事例言〉。張元濟、鄭孝樞編〈中西編年、地名、人名、物義諸表〉附在《原富》譯本後」，「1902 年」條載「《原富》由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」。³¹與孫應祥《嚴復年譜》記載詳略不一(參「前言」)³²，但已知其概況。

「東海本」牌記題「光緒二十七年南洋公學譯書院第一次印行」，孫應祥《嚴復年譜》歸屬於「1901 年(清光緒二十七年)5 月上旬」³³，云：「所譯《原富》部甲一冊，部乙、部丙一冊，先後由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發行。卷首尚無吳汝綸〈序〉、〈斯密亞丹傳〉、〈譯事例言〉，也無〈中西年表〉」，則所謂「第一次印行」亦即在此時。

至於「第一次全書出版」的時間，陸應祥《嚴復年譜》置於「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(十月)」，板權葉題「光緒二十八年十月」，其間的差異，參考陸應祥在〈編寫凡例〉所記：「本書 1911 年以前的月日，注明陰曆；1912 年以後者，則只寫陽曆」，則兩者並不衝突。

但，「東海本」是否即是「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」第一次印行本加上「部丁」、「部戊」及「吳汝綸〈序〉、〈斯密亞丹傳〉、〈譯事例言〉、〈中西年表〉、〈發凡〉」的「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學譯書院第一次全書出版」之書？

「續修本」並無「第一次印行」的牌記，是否就真的是「第一次全書出版」的書呢？

《嚴復年譜》引他〈復熊季廉書〉云：「其《原富》全書聞已於歲杪發售千餘部，入市輒罄。」³⁴可知當時「發售」的盛況，因此陸續在書信中提及：「聞

³¹ 見頁 634~635，收於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·嚴復卷》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6 年。

³² 如歐陽哲學〈嚴復先生學術年表〉「1902 年」條僅載：「《原富》由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」，而孫應祥《嚴復年譜》則詳載：「《原富》全書(只五篇)由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齊全。前有吳序、斯密亞丹傳、譯事例言、中西年表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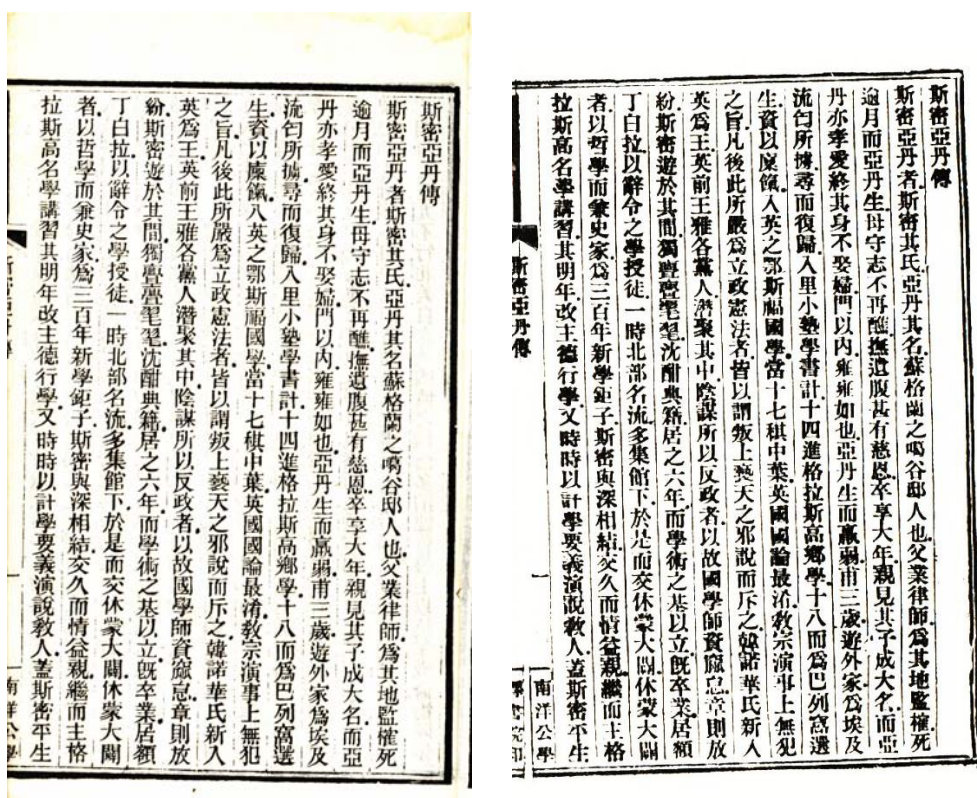
³³ 見「1901 年(清光緒二十七年)5 月上旬」條，頁 158，原文後括弧注「《忘山廬日記》上冊，第 336 頁、341 頁」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。

³⁴ 見「1903 年(清光緒二十九年)1 月 31 日」條，頁 196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。

《原富》亦被史學齋同時翻版」³⁵，「其《原富》、《群學》兩書，湘、粵、滬、浙之間，翻板(版)石木幾七、八副，固無論矣」³⁶。似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。

利用國家圖書館「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」查詢，知道其它圖書館收藏《原富》的板本，有著錄為「鉛印本」(中國國家圖書館)、「清末刻本」(內蒙古線裝古籍聯合目錄)、「南洋公學譯書院鉛印本」(內蒙古線裝古籍聯合目錄)、「清光緒二十七年(1901)南洋公學譯書院木活字本」(國家圖書館及東海大學圖書館)、「清光緒二十八年(1902)南洋公學譯書院木活字本」(國家圖書館)等。

這些「刻本」或「活字本」(「鉛印本」)的記載，若能全部過目、比對，或能得其詳，暫記於此，俟日後追查。



東海藏本

續修本

³⁵ 見「1903年(清光緒二十九年)9月2日」條，〈廉泉與嚴復書〉，頁207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。

³⁶ 見「1904年(清光緒三十年)5月26日」條，〈致熊季廉書〉，頁225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。